

讀書錄卷一

清 櫟下周亮工減齋撰

李君實

李君實太僕日華，一字九疑，別字竹懶。予向未見先生畫，讀先生恬致堂集、紫桃軒雜綴及畫媵，始知先生精繪事。遍覓其手跡不可得。後見先生與董獻可札子云：「頃在貢院中，偷讀古人書，意味浹心，有欲起舞者。大都古人不可及處，全在靈明灑脫，不掛一絲，而義理融通，備有萬妙，斷斷非塵襟俗韻所能摹肖而得者。以此知吾輩學問，當一意以充拓心胸爲主。」極服先生議論，愈思見先生筆墨。後在都門，北海孫夫子以先生畫帙一冊見貽。已浙游，又得先生數幅。先生畫以意少變北苑，而其源則實出巨然僧、梅道人，蒼鬱秀潤，併極出藍之妙。至於題畫諸詩諸跋，一語兩語，皆妙極形容，坡公之後，未易得其匹也。而最愛其題畫諸絕，一絕有一幅佳畫，有三數幅佳畫，擇其最愜鄙衷者，錄于後：「題畫霜落蒹葭水國寒，浪花雲影上漁竿，畫成未擬將人去，茶熟香溫且自看。」寫王黃葉陂深隱釣舟，蓼花瑟瑟水悠悠，鷓鴣睡熟漁翁醉，偷取瀟湘一段秋。「寒江待別圖雲去蘭亭雁影孤，凍痕淅淅上蘼蕪，噓呵滴得梅梢雪，爲寫江干待別圖。」題畫與曹允大黃石堆牆竹掃

雲，澗流花落去紛紛，讀書聲到樵人耳，樹擁峯迴又不聞。」題畫小卷江上孤吟欲暮天，一舟

橫渡草芊芊，柳花飛盡黃鸝啞，只好低頭聽杜鵑。」題畫與沈子廣烟中浦漱出復沒，霜外柳枝疎

又斜，秋色不禁初到眼，偶因洗硯立平沙。」題畫高孟奕扇卜築新開水竹扉，日斜烟樹望成圍，

數聲柔櫓蒼茫外，多是尋僧訪鶴歸。」題陸開田扇石田茅屋入雲峯，一帶清溪漱玉龍，隱者近

從王屋至，天壇移得小虬松。」題畫與與張荷函雪後茅堂護曉寒，酒餘呵筆佐清歡，不須更簇閒花

草，凍柳梢雲已耐看。」題畫與沈子廣雨寒松閣恣高眠，夢入金庭陟紫烟，七十二峯多忘却，聽

泉剛記到開先。」題畫與沈子廣帳掛玄綃煙霧冥，簾波蹙蹙水涵星，碧雲不動高天迴，夢遶廬山

九疊屏。」與沈翠水論繪事，因題所畫便面。烟沙漠漠夕陽餘，野樹酣霜水溜渠，何處秋光間入夢？琵琶亭子

對匡廬。」畫沈明允扇秋林薄處見山巔，霜樾烟柯指顧便，小作沙坳容野艇，空明留與白鷗天。」

白描梨花雨香雲淡月霏微，薄薄鉛華淺碧衣，却似道山春宴罷，水晶簾下拜安妃。」小扇與樵逸山亭

放眼入遙天，疊疊春沙萬井煙，鬪草踏青兒女事，且教留住賣花船。」題畫絲綉小扇霜柯霧樾宵寒

流，上有高人讀易樓，釣處每教雲氣掩，不令聲跡認羊裘。」題畫絲綉小扇柳淡波寒春事遲，雨

晴剛得曬鷗鷺，社回故作閒風調，醉手離歧顛釣絲。」甲子二月訪陳眉公先生湖上，阻風朱涇，寫風雨雜舟卷。江店酒香花正

穠，午潮初上碧連空，篷籠暫掩蕭蕭雨，柳外晴霞一縷紅。」乙丑三月三日北上，伯遠送余至京口，舟中無事，寫小景。雲林興

寄轉高孤，老木虛亭傍太湖，曠朗不容塵隔斷，一痕山影淡如無。」「溪山入夢圖卷，做大癡。」釣罷輕舸且蕩烟，遠山遮盡近留巔，不須更怯答答雨，江樹低梢好繫船。」後之人慕先生，不得見先生筆墨者，讀諸絕句，先生之畫滿四壁矣！

董文敏

錢虞山嘗言：「董文敏最矜慎其筆墨。有請乞者，多倩他人代之；或點染已就，僮僕以贗筆相易，亦欣然爲題署，都不之計。家多侍姬，各具絹素索畫，稍倦則謠詠繼之，購其真蹟者，得之閨房爲多。」冊中數幅，皆其極得意筆。山陰祁止祥題：「石洞生雲根，觸膚雲自至，壁壘雄怒飛，只作等閒事。」孫阿雁題：「元人評高彥敬在子久，山樵之上，豈非以氣韻勝哉！玄宰先生一筆一墨，真足度世。神品不如逸品，於此益信。」倪闈公題：「每歎世人輒學倪迂，不知引鏡自窺，何以爲貌！」雲間先生嘗云：「不讀書人，不足與言畫。」夫豈欺我！

吳梅村

吳祭酒偉業，字駿公，晚號梅村，不多爲畫，然能萃諸家之長，而運以己意，故落筆無不可傳者。北海孫寶仍題曰：「吾師風流文彩，照映海內，其秀如廬岳千尋，其遠如蜀江

萬里，閱此一往，如侍顏色。」毛卓人題：「婁江秋雨聽潺湲，東澗西田自往還，此中招隱無人到，叢桂風生月滿山。」楊大鶴題：「野橋流水樹深深，獨看雲峯曳杖尋，忽聽上方鐘磬落，空山何處有知音？」

葛震父

葛震父一龍，洞庭人，久客秣陵。晚得一官，不能行其志，棄去，仍歸秣陵。行書妙極一時，臨池之餘，偶及繪事，寫生酷似白石翁。有十集詩行於世。家故不貧，散金結客，晚年金盡，好客猶不已。常于滁陽道上，值二三故人北還，欲有以贈之，顧囊中無一有也，乃一一書借券付之，約曰：「他日相過，當一一償此，但希免子錢耳。」時人笑之。然頗有哀其志，高其義者。震父與大梁林宗張先生、候官能始曹先生善，皆年七十三沒。余集三先生手蹟都爲一卷，顏曰「三十三先生手蹟」，寶藏之。

趙文度

趙文度名左，華亭人。與董文敏同郡同時，筆墨亦相類，世人謂開松江派者，首爲屈指。然無筆不自古人中出，非時輩可及也。吳梅村題云：「梅道人有此圖，峯巒險絕，人物叢萃，爲收藏家所賞。此幅蕭疎見長，散乘小果，自足證道，不必學如來面孔也。」周廣菴

題：「翠帚春風，想見張緒當年。」元微之云：「流傳畫師輩，奇態盡埋沒，頑榦纖枝，爲近人埋沒不少。」方敦四一絕云：「雙樹孤舟靜，山空鳥不喧，爲詢垂釣叟，曾否是桃源？」

李長蘅

李長蘅流芳，嘉定孝廉。與妻子柔、唐叔達、程孟陽同以品行詩文重于時，世所稱爲嘉定四先生者是也。長蘅與孟陽皆工畫。長蘅常語子柔云：「精舍輕舟，晴窗淨几，看孟陽吟詩作畫，此吾生平第一快事。」子柔笑曰：「吾却有一快：兼看兄與孟陽耳！」在都門孫伯觀雞樹館，遇曲中一姬度曲，公心賞之，作一畫相贈。姬攜回張室中，海內文人游都門者，無不往觀，姬遂成名。王西樵題長蘅小幅云：「壓雲突兀一峯蒼，石路寒松共渺茫，莫怪丹青足詩意，詞人解識李流芳。」方田伯題：「幾家茅屋翠微橫，石壁疎林無限情，絕少人行向山峪，儼然古剎有鐘聲。」談長益曰：「長蘅僅一北上，遂謝公車，往來湖山，謂可終老，不意遽返道山。每邁遺墨，想見其人。」

姜周臣

姜封翁周臣思周，錢塘人。抱瑰異才，入京師無所遇，縱於酒，縱於畫，山水花卉，皆

多奇致。醉後逞筆，尤英英自異也。人索其畫者，不恆得。或怒詈人曰：「若輩安足知余畫！」顧酒錢乏，則又急作一二幅，與裝潢人郭華陽，郭則跪進酒資，酒資既足，復傲睨不肯爲人作，或怒詈人如故。以故其畫益貴重。至其子真源公，以進士爲名侍御，公之畫益不可得見矣。公豁達不羈，好雅謔，常於筵間命人演劇，至相關處，輒嗚嗚泣數行下，座客詢之，曰：「少年鄙高冠理學不足語，與一二同人，間復登場，今老矣，幾日春風，遂非年少，聲音易觸，徒羨他人，乃知髀骨之痛、唾壺之歎，了不異人耳！」聞者羨其達。

陳旻昭

陳旻昭侍御，一字涉江，法名道旸，江寧人。性豪爽，事親孝，交遊廣，詩文古崛，精繪事。爲諸生時，極爲余鄉鄭潛菴撫軍所知，長齋繡佛以報恩，三藏僧舍爲家，非大故弗歸。諸衲子爲修羅屈抑者，輒白公直之，公護法亦如護己腦目。癸未成進士。登第後，門無懸額，第無杆旗，堂無優伶，室無妾媵，旣斷葷血，未嘗以衆生肉食客餉客。余嘗曰：「涉江淨人，故多淨筆，每覽其畫，輒引人坐清淨地。」涉江作畫，不名一家，畫成必自題其上，雖三數語亦成一佳文；長篇勿論矣。張稚恭曰：「東坡論畫：謂筆略到而意

已俱。觀涉江畫，卽筆不到處，意已先矣。」涉江著作甚多，皆零星未及鈔訂，同里錢季水藏之。又秋柏五七言詩四百首，亦未刻。余獨不喜其梅花詩，而時人乃競和之。涉江一切都捐，獨於古小玩弄物不能忘情；不肉食，不飲酒，而見客飲，雖終夜不厭倦。

酒間時出滑稽語，使人絕倒。家大人與涉江善，嘗云：「於岑寂無聊中，時憶此老妙舌。」

魏考叔

魏考叔之璜，工山水，可稱能品，老年筆尤蒼勁。顧文莊稱其「筆法秀美，姿顏媚弱，有不勝羅綺之態」，殊不然也！淡墨花卉，頗有天然之致，此則可據勝場矣。余猶及交公，蒼顏修髯，似深山老煉士，望之使人肅然起敬。少孤貧，匿影閉門，日事盤礴。天性孝友，養老親，撫諸弟，皆取給於十指，不肯干人。當時留都士宦，比於北，往來舟騎尤夥，慕考叔者，無不造其廬；考叔一無所報謝，惟招之飲則往，清言獻酬，坐無考叔弗樂也。年近八十，卒於秦淮水閣。冊中皆七十餘外爲予作，以余喜其花卉，故較山水爲多。考叔行書摹聖教序，楷做歐率更，別有卷軸。公詩如問朗公病：「短榻延朝夕，孤燈伴死生。」贈友：「載見一回老，相逢各盡歡。」皆爲人傳誦云。考叔尊人堯臣，亦工畫，尤精人物神像，今天界殿後壁、洞神宮斗母殿壁，尙是其手筆，見者謂非近今所能辦。

考叔周睟日，其尊人臂之嬉，有叩戶者，趨應之，則吳門友人寄畫筆至，考叔手之堅不捨。尊人歎曰：「又一畫工矣。奈何！」

魏和叔

魏和叔之克，考叔弟，更名克，亦工山水。寫水仙，則妙極今古。子百雉都，與予爲文字交，嘔心爲舉子業，卒不博一青衿。弟叔夜，名珠，亦有聲藝苑，不得志場屋，僅博一貢。皆鬱鬱死。

鄒滿字

鄒滿字典，吳縣人，客遊金陵，遂家焉。君書筆意高秀，絕去甜俗一派，故足俯視餘子。家貧能自行其志，嘗以除夕視瓶粟，餘升許，復覓楮數枝，爲二親一日供，凌晨出郭外，登雨花臺，高歌竟日，逮暮而返。居平客至，脫冠自汲以供茗椀。所居東園水濱，友人胡念約爲構小閣，顏曰「節霞」，賦「白日掩荆扉」以見志。不妄就人，所往還：葛震甫一龍、顧與治夢游、劉今度象先、程望尼希孔，數人而已。與予從兄敏求比屋居，余又交其子喆，故余得其山水寫生大小幅獨夥。

鄒方魯

滿字仲子喆，字方魯。畫宗其父，圖松尤奇秀。守節霞閣，敬事父友，謹慎保其家。予北還，贈以詩：「板橋花隙種桑麻，織屨先生恠憶家，只識前修真寂寞，應知後美賤繁華。關心明月人千里，過眼烟雲畫一叉，肯羨東鄰釜底熱，寒門久已節松霞！」母沒，能盡禮，會葬多名士。

朱翰之

七處和尚，卽朱翰之睿睿也。以畫名江南者六十年。秣陵畫，先惟知魏考叔兄弟，翰之出，而秣陵之畫一變，士夫衲子，無不宗之。晚乃削髮從苾芻遊，自名七處，人稱之曰七師。數椽南郭外，蕭然瓢笠，不肯輕爲人落筆，但數過諸蘭若，衲子有求必應。冊中皆當時在維揚爲予作者，其在高座寺作者，則絕筆也。方與三曰：「凡作詩文字畫，須楮墨之外，別有生趣迎人，令閱者目動心搖，始稱快筆。然又非狐媚取悅，須極蒼古之中，寓以秀好；極點染處，見其清空，始稱合作。七師畫吾無間然！」予常曰：「每展七師畫，覺一冷面老瞿曇，立於吾前。」師望八始寂去，沒後片紙尺素，人皆以多金購之，並南郭諸衲子所有，皆爲人索取殆盡，近則贗筆紛出矣。子知鄒。

朱知鄒

朱知鄴，字思遠，翰之先生子也。幼與陸可三、魏百雉、汪子白、羅星子、高康生、予從兄敏求及余爲同硯友。思遠才獨傑出，頗有文譽，晚乃棄去諸生，工畫，力學爲詩，畫與尊甫並有聲，詩頗奇鑿。予常詢翰之先生畫於君，君曰：「家公筆下，只是打發得開。」余曰：「打發得開何足云？」君曰：「君到打發不開處，始思吾言；世間生死大事，以及文章經濟，到絕頂處，只是打發得開耳。君謂有他異耶？」予甚旨其言。君自北回，佚馬傷足，不良於行，攜妻子入溧水山中，或名璆，或名遠，或字遠公，窮甚，衆悲其志。偶入城，病卒於承恩僧舍中，友人殮之。詩數卷，板行與未鐫各半，其子藏於家。子亦能畫。近閩人魏惟度刻詩持，不知何從得思遠作，極賞之，自云：「恨不見其人。」亦思遠沒後知己也。惟度集中稱遠公，余仍作思遠，廿年來屈指同人，惟星子、康生與余存耳，追念宿昔之交，故不忍從其晚更之字云。

陳章侯

陳章侯洪綬，字老遲，亦字老蓮，其稱悔遲，則甲申後也。方伯公之中子。章侯畫得之於性，非積習所能致，昔人云：「前身應畫師。」若章侯者，前身蓋大覺金仙，曾何畫師足云乎！人但知其工人物，不知其山水之精妙；人但訝其怪誕，不知其筆筆皆有來歷。

有過平陽水陸社，見吳道子真蹟數十幅，歸謂人曰：「人言章侯杜撰，今乃知道子預做章侯。豈道子亦杜撰耶！」家大人官暨陽時，得交章侯，數同遊五洩，余時方十二齡，即得以筆墨定交。辛巳余謁選，再見於都門，同金道隱、伍鐵山諸君子結詩社，章侯謬好余詩，遂成莫逆交。余方赴灘，章侯遽作歸去圖相贈，可識其曠懷矣。後十餘年，再見湖上，冊中所存，皆在孤山小閣中爲予作者。章侯兒時學畫，便不規規形似，渡江揚杭州府學龍眠七十二賢石刻，閉戶摹十日，盡得之，出示人曰：「何若？」曰：「似矣。」則喜。又摹十日，出示人曰：「何若？」曰：「勿似也。」則更喜。蓋數摹而變其法：易圓以方，易整以散，人勿得辨也。初畫楚辭像，刻于山陰。再刻水滸牌行世。及崇禎間，召入爲舍人，使臨歷代帝王圖像，因得縱觀大內畫，畫乃益進，故晚年畫博古牌，略示其意。章侯性誕僻，好遊于酒，人所致金錢，隨手盡，尤喜爲貧不得志人作畫，周其乏，凡貧士藉其生者，數十百家，若豪貴有勢力者索之，雖千金不爲搦筆也。一齷齪顯者，誘之入舟，云將鑒定宋元人筆墨，舟既發，乃出絹素強之畫，章侯科頭裸體，謾罵不絕，顯者不聽，遂欲自沉於水，顯者拂然，乃自先去，浼他人代求之，終一筆不施也。以此多爲人詬厲。年五十六，卒於山陰。存詩一帙，余爲藏之，後以歸其子。曹秋岳曰：「老蓮

道友，布墨有法，世人往往怪之，彼方坐臥古人，豈顧餘子好惡。」程翼蒼曰：「老蓮人物，深得古法，不意山水亭榭，蒼老潤潔，亦復不讓古人。」方輿三曰：「北宋閻次平、南宋張敦禮、徐改之，專借荆關而入，自脫北僧躁氣，然設境未能如老蓮之高曠。」楊猶龍曰：「予辛卯于役八閩，定交欒園，酒闌燈地，抵掌天下人物，未嘗不首推章侯也。歸而索晤於錢塘，握手歡然，不似初相識者。爲予作畫數幅，高古奇駭，俱非耳目近玩，珍藏篋笥，庶幾此遊不虛，笑當年陸賈，徒囊中千金耳，何期神物祕惜，世無桓宣武，竟爲盜資，可勝歎哉！」黃仲霖曰：「予以癸未，別章侯於燕，明年從金道隱郵筒，得章侯書併書畫扇，意存諄戒，惟此老自無雷同語耳。己丑過虎林，從南生魯署見章侯，爲作寫生圖數十種，雄奇凸凹，予謂吾黨當爲老遲惜此腕，不令復作，若令復作者，恐遭龍雷鬼物收攝。又明年，欒園出畫冊四部示余，余見章侯畫益夥，如見章侯蓬首赤體，右手持酒杯，左手抓頭足之垢，撮口張目，談天下古今事，此而不遭龍雷收攝也者，當有神氣玄命護持之！予薄命人，章侯一點一畫，俱歷兵火，不復僅存，異日不向生魯乞圖，卽向欒園乞冊耳。」章侯爲諸君子所歎如此。

憚道生向，後更字香山。香山爲高材生，治詩以制義名世，晚乃棄去，獨工畫，高自位置，耻與平流伍。常以十幅贈余，傲然曰：「今人畫特描金匠耳。」又常題畫貽余曰：「逸品之畫，筆似近而遠愈甚，似無而有愈甚；其嫩處如金，秀處如鐵。所以可貴，未易爲俗人道也。」晚年尤縱橫如意，妙極自然。蓋其往來齊魯間最久，嘗登泰岱，得山水雄渾之趣，故其落筆非凡近可擬。王于一曰：「香山如老將橫刀砍陣，筆墨所到，山不暇樹，雲不暇懶。沈啓南後一人也。然頗爲俗筆所詆，良由胸中多數行書，少輕媚習氣耳。詩文皆然，豈獨畫哉！」余在青齊，得其三四巨幅，是最得意筆。著書旨四卷，張爾唯太守屬孫阿雁序而梓之。香山去世，棗梨遂不可問。

邵僧彌

邵僧彌，姑蘇人。性孤癖，詩書極爲吳人所重，隱於瓜疇，自號瓜疇老人。張瑤星遺題秋水圖云：「蒹葭秋水一船移，自對空江玉笛吹，好景見前誰寫得？月痕猶識邵僧彌。」又爲余作結茅圖，季介菴注題曰：「山深木性枯於石，竹引泉聲冷到扉。此中人知非附熱者。」李幼菴念慈題：「蕭疎岑寂，無處落些子喧熱，而生氣殊王，坐此中者當得靜悟。」許有介友題：「江舟燈火之間，得觀此幀，卽欲置身其間。」紀伯紫曰：「吾猶及見僧彌，

伸紙用筆，蓋惜墨如金者。」朱近修題一幀：「危峯密樹隱花宮，驢背秋風獨聽鐘，一自乾坤兵革後，丹青留得六朝松。」梅杓司題：「陰森古樹能藏寺，歷亂奇峯欲插天，獨客騎驢知賞咏，想應胸次得蕭然。」曹顧菴曰：「僧彌爲吳中高士，窮約而死，已二十餘年，梅村先生爲誌其墓。今觀其筆墨間，多有寒氣，宜其貧而夭歟！」

鄒衣白

鄒衣白先生，書法全摹子久。晚年應酬之筆，皆出捉刀人，惟有「阿誰」章者，爲其得意筆。先生收藏宋元名蹟最富，故其落筆，無一毫近人習氣。晉陵吳問卿家，藏子久富春山圖長卷，爲子久生平第一畫，先生極愛之，比之右軍蘭亭，屢欲求售不可得，時時借觀，每一過目，輒題其後。後問卿歿，欲以此圖爲殉，病篤時，投之火中，旋即暈憤，其子急以他卷易之，已焚前一段矣。其子卽攜致先生，高索千金，時先生方困乏，無力售之，把對浩歎，復題數百言于後，以紀其事，悵悵者月餘。其嗜古之癖如此，宜乎其畫超凡入聖也。先生小幅更難得，予所得亦不過數幅。張瑤星題云：「衣白先生，畫多寥寥數筆，不求工好，而爽氣逼人，自有生趣。此幅巖壑深秀，屋宇錯落，橋磴參差，於六法中，無不具備，文心之不可測如此。」李杞瞻題：「隱深峭拔，簡潔孤秀，畫家懸腕

中鋒，而無荒雜枯寒之病者，近代僅覩。先生風格性情，畢見是幅。」鄒程村題：「先伯大父中丞，生平筆墨矜重，不輕爲人作畫，或有偶落數筆，爲門下生所足成者，亦稱善本。今人悉目疎曠歷落者爲真蹟，謾家有其爲先大父中憲公所繪數幀，又極曲折細潤，知爲晚年得意筆，似未可一例觀也。」王阮亭一絕云：「雲嵐半幅落人間，衣白山人去不還，卻憶題詩東礪老，夕陽粉本出關山。」其爲時流傾倒如此。

祁止祥

祁止祥彥佳，山陰人。行五，世培中丞之從兄，予同門文載之胞兄也。丁卯舉於鄉，數入春明不得志。常自爲新劇，按紅牙，教諸童子，或自度曲，或令客度曲，自倚洞簫和之，借以抒其憤鬱。甲午冬，送予北上，過金陵，留予家一月，至維揚始返。舟中爲予作山水花卉四十葉，又別爲數小葉，留一詩別余。曹顧菴曰：「止祥書不在董文敏右；畫則入荆關之室。詩文填詞皆有致，能歌、能奕、能圖章，以至擲錢蹴鞠之戲，無不各盡其致。以名孝廉隱於梅市，蓋異人也。」

讀書錄卷一終

番禺 孟鴻光校

讀畫錄卷二

清 櫟下周亮工減齋撰

翁壽如

翁壽如陵，閩之建寧人。工畫能詩。小楷、圖章、分書皆有意致。飲稱大戶，滿面酒痕，然即甚醉，亦無少酒態，人暱就之，每置酒高會，無壽如弗歡也。君畫初多閩氣，遊秣陵，從程端伯少司空遊，畫乃一變。已又移家公路浦，時彭城萬年少孝廉亦移此，晨夕過從，畫又一變。壽如畫屢變，遂臻極境，江以南翕然稱翁陵，翁陵云。娶小妻，將終於淮上，已忽思歸，攜家從陳階六使君返。及歸而廬舍不存，親串死亡殆盡，復淒然欲還公路浦，江南酒伴亦恆望其來。然老矣，又空囊不能出戶也。

姚簡叔

姚簡叔允在，山陰人。常流寓秦淮。簡叔作畫，一洗浙習，盡萃諸家之長，而出以秀韻。然每見能令人靜穆，不似近人但以浮豔悅人耳目也。予從胡念約得其小冊十二幅，皆自江南入北地，紀所見名勝，幅幅皆有意致。王貽上使君，最愛其秦淮一幀，題云：「予在白門，作秦淮絕句二十章，汪比部琬，謂可作秦淮竹枝詞。又有句云：『朱樓映水皆成